

## 风檐下的守望者

“物哀，风雅，幽玄，相位”

从素雅的窗格中看见的，越过优雅的窗格而洞察的，是孤独而坚毅，哀伤而眷恋的守望者。

当黑船来航，惊醒东瀛太平的梦境，如从一扇窗，瞥见两种文明交织的生活。相互碰撞而交流的生活，在现实与梦幻里，展开又一幅文明的画卷。

谁预想到，在一扇窗中，有着如此深沉的思绪呢？

日本的窗，从荒原中走来，是恬淡安宁的窗。

早期的日式之窗，与宁静的田园志向相伴而生。在竹林的辉映下，在庭院间的回廊中，听取蛙声，雨声，和潺潺的流水声。最是静谧之处，一盏茶，氤氲的水雾中，升腾起澄澈的茶香。茶与茶道，于是在举杯的瞬间流芳。所谓“一期一会”，不错的，放下纷争、冷漠、对立，相对于茶前，静心于不再重复的会晤。那时，禅宗境界，天人合一的情境，和平包容的乐趣，在这屋檐之下，窗棂之前，平静而充满期许。

遣唐使来唐朝，面对大唐盛世的文化，并非一切照单全收。他们选取禅宗的恬淡，作为平淡的水墨志向，收藏与民族的精神之中。大化改新以后的文明，在窗边留下一重历史的剪影，延续着田园牧歌式的水平志向。他们不崇拜伟大的苍穹，在广袤的土地与森林里，是百万神灵存在的地方。窗与自然相通，并无界限，并无障碍。在淡如水墨的生活中，窗内的禅意与宁静，融入窗外的蛙声与风雨中。仿佛是一扇窗，引暧昧的日光与月影追随；又如并没有一扇窗，正如文明与自然并无隔阂。

日式窗户采取平拉式，不同于欧洲城堡注重防卫，以重重铁栏森然戒备，他更像是一道宽厚的屏风。和煦的日光，穿堂的微风，总留下隐约梦幻的影，映出日式的暧昧柔软的审美境界。对于鬼神的平等，彰显于多神教的日本传统中，体现在窗的思想史中。所谓“鬼的眼泪”，即相信善与恶并非绝对，因此包容窗外的幽冥世界。不同于西方文化，以窗为恶魔进入的场所，于是深恶痛绝。

转过视角，凝望西洋之窗，在宗教的语境下，它自绝于上帝与崇高，是幽冥与鬼神来往的地方。

在多民族聚集的欧洲大陆中，战乱带来了自我防御的需要。防御也成为窗户设计的重点。

西式建筑往往追求崇高，一方面，在于向往穹顶的上升志向；一方面，在于对上帝的宗教热情。窗户位于高处，也成为一个居高临下的窗口。不同于日式的平拉门，西方开门方向多由内向外，便于迎敌。易守难攻的城邦建筑设计，总与文明的侵略性相关。而近代以来，因资本主义的发展，对私密空间的诉求，体现在房间的设计中。西方的窗户，成为一个狭小私密的窗口，任由窗内人向外俯视，隔绝窗外人窥探的眼。从一方小窗，如此向外看去，却被分隔出一个窗子以外的世界，如同去静观人与人互不相通的悲欢。

自黑船来航惊醒大梦，田园的纸窗似乎破碎，象征现代的玻璃窗，盛行于维新之中。

学得玻璃制造技艺，又以“和魂洋才”重新熔铸。透明的玻璃材料应用于窗，带来了对外世界的透彻洞察。现代化的发展，建筑结构的更新，启发了日本社会的垂直志向。摩天大楼式的向往天空，以西方文化精粹的身份，进入原先的田园郊野，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生活。透明的窗，流线型的窗，伴随着电车与铁路，速度、效率、现代化的生活，在 20 世纪的日本昂首阔步、横冲直撞。

现代化并不总是从容安宁，文物的废墟里，藏着粉碎的、迷茫的国魂。当摩天大楼与透明的玻璃，更改社会生活的风貌，日本的原生文明，却应当何处安放？

日本以明治维新为号角，留下了一种答案。于是西化与现代化，如同一片天蓝的底色，为原有的文明，涂抹出更加纯粹的剪影。

仰望摩天大楼的崇高，无碍于眷恋田园风景的安宁；流行西洋文字的国际范，也体味茶道艺术的从容恬淡；如战争机器般扩张侵略，终学会对不同文明怀有尊敬；科技飞驰常伴有人心淡漠，自有禅宗智慧与体悟疗愈人心...如一千三百年前创造片假名那样，“昌明国粹，融化新知”之后，又成为原生的文化，绽放出一种新的华彩。

一种文明，会有一种文明的光彩。但如光彩未现，落后于潮流，便伴随着文明的失落与痛楚。凝望无数流血的大地，战争如是，争端如是，误解与侵略亦如是。

于世界民族之林中，当寻得何种良药，为文明的创痛疗伤？

愿世间有一期一会的茶道，沟通世界文明间的误解与纷争

愿世间有淡如水墨的文学，传达物哀幽玄的片刻思绪。

愿风檐下的窗，成为和平的世界，那一双纯净的眼眸。

阅读书目及参考文献：

“窗”的思想史—日本和欧洲的建筑表象论 浜本隆志 著